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姜今熙

欽定四庫全書

黄氏日抄卷五十　　　　宋　黄震　撰

讀史

名臣言行録

趙忠獻普

啓太祖釋藩鎮兵殘唐五代之患遂絶庶幾為萬世開太平者與人所當用雖萬乗之怒不移焚利害文字於通衢使小人生事之徒不得逞可謂得大臣體或猶議

其嘗封趙保吉生邊患嗚呼獨不觀其留太原置幽燕於太祖時者耶獨未知太祖若尚在混一天下後所以謀除邊患者安出耳

曹武惠 彬

下江南蜀廣湖南四國未嘗殺一不辜天生藝祖以仁濟世吉德參會武惠之助多焉平生惴惴廉謹接小吏未嘗以名呼雖蟄蟲不忍傷其生而能奬率三軍令行禁止仁者之勇夫

范魯公質　竇內翰儀　李文正昉

范質李昉皆先朝舊臣王師入京質頗誚讓昉獨不朝益賢於一時其後質相太祖昉相太宗質以兢謹昉以寬恕皆為名臣亦盛矣昉能預知王旦為太平宰相而不能救東封西祀尤絕識者乎然面取進止命坐之禮廢自質始時政記進御自昉始竇儀有識操多知故事不肯短趙普既全國體亦以自全

呂文穆蒙正

太宗初臨軒首擢公冠甲科其後三入中書以功名終始國朝科目得人之效公昉焉嘗觀其對治道寛猛之論則欲漸行清淨之化對輦卒私市之説則謂正合黄老之道不納照二百里鏡懇辭子弟起家員外郎不欲聞指嘲參政時朝士姓名自其修身推之治道往往清心省事似從道家來惟其遇事敢言夾袋儲材識吏簡富韓公為宰相器所以異於飲醇不事事之曹參而卓然以儒術著與然東封西祀之不諫豈亦以其道家事

耶嗚呼干戈方息休養以成太平則公之力爲多也

張文定齊賢

公以布衣干太祖卒相太宗以致君之術自負往往涉踈闊然大中祥符間請罷土木則其論切矣戚里爭財甲乙相易此特公處事之細者

吕正惠端

公清靜簡易持重得大臣體定議立真宗上殿審視然後拜奏事賞之不喜折之不懼屹然社稷之鎮也請善

視繼遷母於延州此謀雖萊公不及○糊塗讀作鶻突太宗謂公大事不糊塗

錢宣清若水

公自為同州推官活冤獄二歳中擢置樞府先朝不次用人如此哉廷爭李繼遷之誣奏面折趙鎔之迎合風節矯矯善謀能斷真足當大用而年不待惜夫

李文靖沆

真宗初公首勸抑浮薄喜事之人涵養成就以至仁宗

久享太平者諸臣重厚力也公之為國家計顧不久大深長矣乎真宗欲以其氏為貴妃手焚其詔仁宗欲以駙馬石保吉為使相三問不從國有社稷臣行法自貴近始天下事尚何不可為者劉元城有言本朝名相惟李沆最得大臣體以不行利害文字專奏水旱盜賊為證愚亦妄謂本朝名相度量無如王公旦膽畧無如冠公準公預憂禱祠土木之事作則王公旦所不及預知丁謂不可在人上則冠公準所不及

王文正公旦

公靜冢有謀遭值真宗厭兵國家無事為相十年一意休息納萬物於大度包荒之内天下陰受其賜多矣使不作天書使豈不誠大臣與

向文簡敏中

呂蒙正罷相上意其目穿望復位劉昌言稱撫之劉昌言罷上意其涕泣錢若水稱撫之向敏中除僕射上意其甚喜又意其賀客必多李昌武往視皆無之士大夫

茍賤取輕人主既久雖真宗不免於疑公清節重德默動上心大耐官職之褒豈特公一身之榮一時之譽而已哉

陳晉公恕

世言三司使以公為稱首此以才言耳慮生人主侈心不肯進錢穀大數此為賢於人然當時東封西祀皆公應辦力也

張忠定詠

公剛大多智數方面材無比者李順王均亂後前後兩鎮蜀易嚴為寬蜀人畏愛入骨髓使還謂王旦太平宰相卒以此不遇豈命也夫然乞斬丁謂王欽若一疏至令光焰燁燁斗牛間天書迎合事千萬世賴之雪耻矣

馬正惠知節

公智勇兼濟平蜀守邊多雋功廷叱丁謂王欽若輩欺罔幾欲以笏擊死之祥符景德間全人也

曹武穆瑋

公為將四十年無敗衂招攜戰守曲盡其智求之古邊將殆頗牧李廣流亞與其言臨敵斬不用命者非治內郡法可覘公本心丁謂指以萊公黨斥之可覘公素守特視其父武惠王寬仁之味差薄耳

畢文簡士安

真宗以契丹故謀相文簡薦萊公遂共議幸澶淵事定擇邊守定法制致太平公有力焉身沒家貧帝聞之賜其妻子白金云

萊公寇準

澶淵非萊公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靖康有萊公中原至今我有也功孰與儔而欽若輩欲以矯天誣人事掩之耶欽若無責也王旦平生愛助公為何如一旦乃與欽若比反陷公使與朱能同詐故愚嘗謂王旦改節不在晚年買沈倫銀花籃萊公受辱不在晚年丁謂逐為海康行京兆府獻天書一署字可使志士淚落也噫

高烈武瓊

高烈武協賛北伐遂可與萊公同傳亦盛矣然猶武臣職也衛士訴米腐禁切甚嚴一旦中貴人以聞人賜精米一斛公即歎而辭典軍嗚呼使將相人人如公又安有隳法市恩下陵上替使天下胥為人情世界敗壞而不可容聲也哉愚於是尤三歎三詠於烈武

楊文公億

公一代文豪性剛寡合素薄王欽若丁謂聖眷雖渥卒以譖行然玉皇加尊號亦求陪預何耶萊公被誣卒賴

公封留事迹仁宗用以昭雪公議遂明此功亦大

王文康 晦叔

公治蜀尚嚴守洛陽御史如束濕雖歐陽公猶不免怨之決非苟循人情者玉清昭應之災復能抗疏乞罷禱祠其正直如何哉而乃誘其婦翁萊公獻天書何與所未諭也

王沂公 曾

公重厚守正不動如山方仁宗幼冲能正劉太后不稱

制黜逐丁謂曹利用辨絶王欽若宫觀欽奉之説可謂社稷臣矣乃力薦吕夷簡卒為其操入室之戈知人之難如此哉

李文定廸

諫立劉后保全東宫公盖素以直著調陜西兵出内藏金攬壘熟水使八大王元儼者不敢留禁内公亦處事從容者而兩相人主始為丁謂逐後為吕夷簡去人情之難防賢者之不可自信如此

魯肅簡　宗道

飲酒肆以實告不欺君若此故能諫止太后不立劉氏七廟獨不任子弟於館閣不自私如此故能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貴戚畏憚至以魚頭參政見稱嗚呼士大夫欲行道於天下亦行諸身而已

薛簡肅　奎

公以嚴治京師以寬治蜀皆以最稱此猶吏能也力止太后冕服廷論大臣被酒欲繩天下事無細大一入規

矩不可其意輙憂愧卧家後世有此叅政否耶

蔡文忠 齊

丁謂許以知制誥不往見羅崇勲諭以叅政事不作記止楊太后稱制止陳氏女為后寛京師飛語之獄磨萊公被謗之碑兩居憲臺彈劾不避及在政府浩然以天下為憂公真偉人哉公平生嗜飲初筮仕得賈同一詩即戒之終其身用心之剛若此易所謂風雷益也將何嚮不濟

呂文靖夷簡

公用事動必以術雖當時大賢如韓如富如范如王皆為公所忌其薦也或間之終身進退幾顛倒於其手三入中書皆善候主意預求去以得之仁皇帝亦終身恱其有餘不盡之意而不暇省然其間諸賢也亦以成國家之事而不陷之罪如以韓范西富公北其後使范公折而請守邊富公亦使河北竟守邊之類是也其結主知也如早策曹后以制中宮為説如請刊章獻遺詔而

止尊楊太后於禁中如臨終又能薦韓范文路公之類是也方章獻臨朝仁宗尚幼防微杜漸有社稷功乞厚葬章懿聞促名徐行請都知押班保舉同罪而宦者之監軍遂絶皆術之用於正者雖罵希文以賣宋庠易謚旨以誑王洙賢者所必不為尺玉未可以微瑕指也公文務猶子也公之用文務内舉也家學源流有自來矣豈變而不失其正者乎然刺市井軍創南班官至今國用為屈可惜也必為後訓其文務乎

陳文惠堯佐

公為太常丞十三年起居郎七年為丁謂所絀在外十五年其不茍進若此十典大州六為轉運戮鱷魚食饑民減課賦鑿太行之險護滑州之堤縱惡人而京師無犯所至以善政顯及為相以老成鎮撫其不負進用又如此秦國公省華三子長堯叟次堯咨皆進士第一人位至將相而公之德業尤著云

晏元獻殊

公為相務進賢與范仲淹韓琦富弼同任而面斥張耆
平生嚴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可謂賢矣

宋元憲庠

奏罷寺觀祈福奏絕内降私恩奏西師置大將内地他
帥各當一道自為言官參大政遇事多明白可否及旣
登庸天下無事惟務清淨再用頗事浮沉矣然公之言
曰殘人逞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旨哉言乎豈老
成涉歷益自有見而然耶初公解省試皆第一及廷對

太后又易其弟祈居第十而擢公第一自布衣時二宋已名動天下而公為謹飭云

韓忠憲億

公治郡多善政為御史權勢畏之以范文正薦參大政不喜捃官吏過失欲天下皆得其所惟治家以嚴初與李參政若谷力貧致成立清若終其身

程文簡琳

公治蜀治開封有聲為三司不肯併民税名目不肯募

商賈漕米皆為久遠慮守延州不受元昊之誘元昊死諫上分攜三將之議以昭大信其參大政亦幸會矣柰何請建劉氏七廟耶然仁宗卒相之可謂聖度如天也

杜正獻衍

公治京師權要不敢干居審官銓吏不得與為宰相封還內降至人主籍以杜私謁而戒門生小吏乃使無露圭角惟默而行之無愧於心此意豈淺丈夫可識哉方議大舉伐夏雖韓公亦不疑獨公以為必不可契丹與

夏戰河外雖范公亦以兵從獨公以為必不來可謂有大過人之識公清苦自律而均給下僚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劾一官此又大臣之德量然也然公越人也自十五六詣河陽七十而致仕寓居南京十年薨豈未嘗歸越與公嘗言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甚至監司人尚不信越殆無以繫公之思與為浙人者可勉也

范文正公仲淹

本朝最多名臣然未有過於范文正者也而本朝名臣之不過亦未有甚於范文正者也然則豈無任其咎者耶公為言官以諫廢郭后罷為開封推官以進百官圖又罷人皆知呂許公之為而不知其後薦之者亦罷之也公任西事許公薦也外得長者名而實則陰間之幸公全材投之危地而名愈顯居二歲恩信大治方將決策取横山靈武遠以名回功業已不及竟公悲之為作閱古詩公參大政又許公薦也外得進賢求致太平之

美名而實促之更張弊政使衆不悅而謗興纔一歲罷凡所施行事皆罷公雖參預與未嘗參預等猶未也遣公使河北尚猶許公既老之審謀將行復徉問之若不知者諭以去則不復還而公卒老於行矣嗚呼公以命世之才事仁宗不世出求治之主使許公不先有以結主知而仁宗得以任許公者任公天章閣雖不必開太平自可以徐徐致柰何君臣離合之數終自陰制於許公操縱之手耶太平果可期月致驟革弊果不犯衆怒

許公自為之矣何公之薦雲上天而離之此昌黎公所以訟風伯也歐陽作墓誌稱二公釋憾交驩范氏子弟削其語不刊

种涂院世衡

城清澗守環州羌戎皆悅服士人皆精射又行間殺野利天都二大將而元昊服矣西師惟公之勞第一

龎莊敏籍

公初為御史沮章惠臨朝諫仁宗奢靡為開封判官拒尚美人稱教旨奏范諷不遵禮法為國家慮巳深長矣

其帥延安每不奉詔必欲屈元昊稱臣措置城築運聚糧芻無一事煩民可為萬世法其為樞密使賛韓公汰冗兵六萬餘人陜西民力為蘇其為相力主狄武襄平儂智高南方以寧出將入相功效卓然而成就司馬公之益尤大云

狄武襄青

帶銅面具大小二十五戰勝元昊易虎翼旗勝党項禆將事也立軍制明賞罰以翦平儂智高大將事也公兩

得之其為大將曰寧失智髙不敢欺朝廷此非將之大有識者不可及至若過故鄉下車趨謁縣令容狂生劉易叫怒不祖狄梁公而拜韓魏公廟庭下終身執門人禮雖古名將不及矣

吳正肅 育

公為政嚴簡審而後發行相矣以心疾不果方元昊欲叛獨公謂不若因之賜國號後卒如其議云

王文忠 堯臣

體量西事凡山川要害人物臧否後率如其言為三司推見本末一為條目轉耗弊成厚積為樞副六年恩倖悉從裁抑賴上深知免禍云

包孝肅拯

公一笑比黄河清關節不到惟閻羅包老而能恕人以情

王武恭德用

太后補軍吏公不奉行軍吏訴黙米公呼專副與軍士

對剛執而善處事者至律已尤清謹惟名動天下故人或忌之云

諫議公田錫內翰王公禹偁侍講孫宣公奭

三君子皆太宗真宗時從班名臣也錫質重禹偁明峭奭剛正皆以直言聞當時然當是時太平日久所最防者禱祠邪說也錫請封禪奭力諫禹偁不諫亦不請風節雖相上下學識有不同者矣

李恭惠及

王文正公以公代曹瑋守秦謂重厚能守瑋規模也守亦難哉有曹參然後能守蕭何之清淨有萊公然後能守陳恕之條式能守必重厚之士哉公守杭中貴人過之雖勢傾天下不為動林處士怡然清談者竟日嘗置白集一部猶自以為恨以其守杭者觀守秦重厚謹守可知矣豈在戮一攫金之卒云乎哉王文正公任人如此真足以相天下士也

孔中丞道輔

公自在寧州嘗笏斷妖蛇正直聞天下他日廷列曹利用羅崇勲罪狀大呼諫廢郭后至切責宰相呂夷簡視猶前日妖蛇耳治馮士元獄以張士遜故畧全程琳一綫情即坐黜感憤死矣故夫君子與小人殊途小人行私無所不至君子必盡純乎公而後可

尹師魯洙

公論郭后事四賢之一也其後始終西師五六歲效謀居多議訓土兵代戍卒以㦲邊費此國家至計豈特西

師宜然然而從事西師者屈轡莫公為甚涇原宜援也
夏竦以專罪之洛水城不當築也鄭戩以沮格罪之孫
用借俸錢已還無欠也劉湜承時宰意鞫置獄以盜贓
幾殺之嗚呼豈特公之不幸人各為説賞罰不明此西
師所以久無功而狄武襄目擊其弊反其政以用之故
能一舉平嶺南也若公文行節義則自有韓范歐陽公
公論在紛紛者何能疵

余襄公靖

諫服范文正公諫修開寶寺舍利塔諫用張堯佐提點開封府事皆犯人所難出使契丹折其助討夏人之請西北二邊以寧始經制儂賊事賊平撫綏嶺海肅然其後交趾冦邕州公復移檄而定南方之寧又多其力論諫如此其凛凛也功烈如此其彰彰也布衣時不幸辱於忍忌者之手不得已易名取解以仕可以此疵公萬一耶公韶州人元名希古

待制王公質

訟婚無貲者與之俸為盜廹寒者與之衣以術鉤私盜鑄者譏之使緩其獄凡犯法非害於物者皆矜恕之轉運荊湖當用兵急財賦時使一路獨蒙福公寬仁人也從文正公家法來扶病獨送被謫范希文頗預黨人為幸斬斬出鋒稜此又文正公家所未有適不幸小人連興大獄坐縻羣賢公竟憤痛劇飲卒悲夫豈量之不文正若耶

侍讀孫公甫

公之用以祁公薦也保州兵變祁公不時發公乞罪祁公論晏殊懷安罷之薦富公相不用而相陳執中公諫不聽遂行與凡所論宮禁事皆盡言無隱公真諫臣也滕宗諒坐法杜公欲重其罪范公欲輕之富公兩不敢決公竊歎謂當自人主一斷之法既即憂慶歷諸臣致太平事已無望嗚呼此其識慮精深又豈直堪諫臣而已耶不受硯

希夷陳先生穆脩种放李之才魏野林逋附

周世宗問黃白不對而對以蒼生為念宋琪等問脩養道不對而對以合德為治歷五季聞華命輙顰蹙太祖登極則驚喜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嗚呼先生雖隱豈忘世獨善者哉數學傳之穆伯長伯長豪士不禮丁謂雖登第老益貧以古文為天下倡又傳至李挺之挺之亦登第倜儻坦率不視勢輕重取重范忠獻挺之傳之康節而學益顯象學傳之种放放隱者也以骨相當貴致顯官晚節驕侈已不謹希夷之戒放傳許堅堅傳范

謂昌學益微矣魏野隱陜之東郊林逋隱杭之西湖皆於希夷學無預而以詩名世野之贄王旦詩譏以封祀禮畢逋之臨終詩自喜無封禪書愚謂野與逋非詩人也超然高識之士也可以一洗种放終南之羞矣

胡安定先生翼之

先生明體用之學因范文正公薦白衣召對教授湖學又主太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及既教授猶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服立已

立人之難如此非篤實力行何以哉

泰山孫先生 明復

先生力貧養親讀書泰山之陽魯之名士石介以下皆師事之丞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給事中孔道輔聞其風就見之范公富公薦之天子為直講行無隱而不彰真積力久效固應爾此猶豈弟之士能之也張貴妃幼隨其父堯封常執事先生左右既貴數遣使致禮先生先生閉門拒之終其身修於家而不壞於天子之庭無

侵尋富貴必所謂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非與嗚呼不可及也已

徂徠石先生介

先生奇士也折節師事泰山孫先生拜起必扶持嘗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高風篤行有益世教為多惟其志存憂國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指切當世自謂吾言不用雖獲禍死不悔致夏竦輩深恨之幾不免身後剖棺之禍悲夫此孔子所以拳拳於中行之士也張

安道直指先生為姦邪過矣

老蘇先生洵

雷霆久蟄一旦迅烈天地為之震動起視草木皆甲拆矣先生特起之學有馬然先生之學不及用於世張安道表而出之明其灼然可用於世者以其能辨王安石之姦也安石之禍誠大矣然温公目擊其弊身與之伍終不以為姦但言不曉事又執拗耳豈固各自有見耶先生權書衡論等作若施之用亦必有雷霆迅烈之勢

特未知果能速致陽和否耶故士必用而後知

韓魏公琦

國朝盛時偉人輩出卓然爲之冠冕者韓公范公也二公共西事功烈相上下元昊既請和並召爲兩府責以期月致太平革弊衆不悅而范公卒老於邊守矣公獨入相十年定策立英宗神宗當危疑艱難他人無所措手足時處之安若泰山國以乂寧功成身退三判鄉邦及王安石行新法棄地契丹貽禍無窮之初尚能極口

論列感悟上聽雖卒為小人沮抑不行小人終亦莫之能害公德業爛然照耀無極嗚呼盛哉古無有也古無有也

富韓公弼

本朝以仁立國藝祖世乂天下未晝一其後邉酋久任之法壞河東既下不思固圉反輕取幽燕以挑之故我朝所最患者在夷狄善論人臣之功者亦於此乎覘焉耳寇公首决策親征國家獲安靜者三十九年富公以

片言繼折服其狂謀不煩一鏃前好益堅使王安石不生事擾之塞上之安猶可保二公之功不其大矣乎而王欽若乃謂寇公以陛下為孤注王拱辰亦謂富公但能增金帛厚夷狄二公之功高見嫉大略亦相似然真宗之疾寇公欲身任社稷安危不幸中小人丁謂之禍富公當英宗被疾與韓公歐陽公議不合翩然絕去之至終其身不通問賴韓公歐陽之賢待公加厚既相神宗雖不幸值王安石得君公又能見幾而作卒以功名

始終云

歐陽文忠公修

公貽書責司諫髙若訥力辨范文正非辜坐貶夷陵令地遠無書可讀翻閱架閣陳年公案見枉屈不可勝數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其後為數郡皆寛簡不擾使河東則議麟州不可廢使河北則謂脅從不可殺議河決則謂横隴工大難開六塔河狹小不能受大河惟當增堤浚淤以免民患在兵府考兵屯地理更為圖籍在政

府考官兵吏財集為總目皆一仰天自誓之心推之與故公於後學從游多談吏事且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嗚呼公一代文章宗師東坡先生所尊事呂黎公以來一人而已所言猶若是後之欲為文者可以觀矣

文潞公彥博

公為成都不抑市價而十八處減價糶賣為永興民疑鐵錢不用則私出繒帛名綵絹行人收鐵錢凡處小事

類此為參政請往貝州督戰潛穴城以擒王則為宰相值仁宗感疾託名設醮宿殿廡使中貴人悚息聽命以至疾瘳凡處大事類此皆不動聲色隨事裁制於無形者也故能為四朝元老位將相五十餘年壽九十有二名動四夷方初進用呂許公歎其為大有福人自今觀之宗廟社稷之福也豈公一身福哉一安石得君文富韓歐諸老雖具在而力不及救悲夫

趙清康公槩

歐陽公於公爲後進同在館意輕公蹴知制誥歐陽公被謗獨奮身爭之重厚寡言盛德人也冷清詐稱皇子考得其實而誅之庶幾仁者之勇云

吴文肅奎

公爲諫官褫奪僥倖舊恩如郭承佑戚屬如張堯佐皆彈劾不避神宗時爲參政地震之災獨公言小人黨盛退考其私則族有義莊子無居宅可謂正直無私者矣方天下盛推王安石可致太平公謂安石心强性狠不

可大用雖韓魏公亦難其有識云

張文定方平

初元昊欲叛獨公與吳育勸順適之以其暇除器不聽兵既用公勸屯河東示形勢入寇則自麟府不十日擣其穴不聽已而禁兵皆西諸路兵捒赴闕刺陜西河東京東西弓箭手充宣毅保提軍公爭之又不聽四路連敗始聽公罷夏竦用兵六年上厭之始聽公因赦招元昊降公雖不預西事始終謀議居多愚嘗考其故兵久

不用騾用之必敗西事之始當從公言歷戰既久智勇方奮元昊困不支決策取橫山靈武西事之終當從韓范言公之謀始不用而終用兩失之矣徒弊中國惜夫免摧河北之鹽晝浚汴漕之策料南詔必不與儂賊至斬妄言者而蜀晏然公之為國家謀類有大過人者辟王安石於貢院見其紛更輙斥之尤明而果然公尊嚴者也務欲天下士視朝廷如雷霆鬼神不敢議故斥石守道激烈為姦邪而溫公亦以姦邪論公必如公所見

恐頗類秦漢無復三代氣象爾蘇氏父子之顯公薦之也公之墓東坡蘇公誌之也以雄文善論飾奇才壯志世莫得其間云

胡文恭宿

公篤孝謹默人也論致仕當使人自言論樂當用舊律論貢舉當用舊制方群臣議更法開邊公一一力爭議論率歸於忠厚而必不肯草楊懐敏之制必欲加包拯三司吏之罪則其發也不可回尤精陰陽之學云

蔡端明襄

作四賢一不肖詩作三諫官詩才名表表亦因以預增置四諫之一權倖畏斂裨益為多唐介論文潞公罷公獨論其忠呂景初等論梁丞相罷公不草其制其升也或推之其墜也或援之公又諫官之都護與一不勝於陳執中執中既相公遂斂惠福州興經術禁浮圖巫妖蠱毒之患為絕其後治開封治三司皆號精明惟知泉州罪章拱之卒為士論所少豈朝端風采施之外服或

過耶然公能文章尤工於書不肯為仁宗寫温成碑此其介然於中者何如也

王懿敏素

公文正公子起少年慷慨論天下事號獨擊鶻帥西邊吏士驩呼冦不敢犯公固偉人也然公平生淫侈蓄聲妓誇客乃必欲其君逐女口古稱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况於君耶

劉集賢敞

公仁宗信倚之臣也吳充以罰禮生罷救之馮京以言事奪職救之蔡襄歐陽修乞外又救之諫温成之立忌辨郭后之祔廟奪夏竦之美謚宦者石全彬除觀察使則直封還其詞頭富弼相欲加上尊號既抗疏力爭文潞公欲加龍昌期五品服則又力爭言無不從皆犯人所難治楊治鄆治長安所至寬簡而肅清考公平生治行毫髮無媿焉公博學無不通仰觀天文可知人事不溺偏曲而挺然以直大稱可為後學師表矣不讓官

唐質肅介

公論張堯佐并論文彥博嘗濱於死再召居言路無所避如前時充國公主夜開皇城門樞密陳升之連姻內侍公皆抗言之可謂剛也已或謂公居政府少建明聲名減臺諫時不然也王安石得君元老大臣如韓富諸公無所致其力於公何有公與安石屢爭上前不能勝疽發背死不獨可為公痛惜可為世道痛惜耳

趙清獻抃

公治虔州成都杭越為政愷悌不嚴而肅雖古循吏無以過之其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號鐵面御史論陳執中陳升之章至二十餘上及參大政會王安石行新法極言其不可而去之平生出處之大要如此公日所為事夜必衣冠焚香九拜手告於天一生之間常以天自律此其所以終始無愧與

呂中丞海

當英宗被疾公委曲開陳兩宮劾讒人任守忠竄之當

神宗倚王安石求治方新法猶未行諸賢交薦四海延佇公獨首論其必誤蒼生言雖不用而去其後猶恐死囑温公再致元祐之盛公雖不及坐廊廟隱然有社稷之功矣劾公主夜開門劾歐公濮王議未足盡公萬一也

彭中丞思永

帥成都盜賊為絶帥河朔驕兵大戢為御史痛抑張堯佐王守忠不得封卒以諫濮議攻歐陽公罷凜然大丈

夫也公自童幼能還吏所失金釵冬處被則思天下寒

宜其成就之大若此

范蜀公鎮

請約官吏兵財以賦入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請中書

樞密通知兵民財利而宰相制國用請免百官郊迎宰

相而除其謁禁凡所陳關涉甚大首乞仁廟擇宗室為

皇儲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此為天下孤忠

極論王安石新法不便六十三致仕而去迄不為元祐

一出此為天下高節溫公謂公異姓兄弟且作傳稱其大勇云

曾魯公 公亮

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熟朝廷事嘗與韓魏公共政務去民疾苦處西北邊事亦善謀畫年高而力不衰臺諫無非之者其後李復圭有老鳳之譏乃致仕去然公嘗薦安石或云以間魏公云

王荆公 安石

王安石以文行稱天下歷事三朝仁宗惡其詐不用英宗建立時有異議自慊不求用愈不用名愈顯神宗立遂驟用之天下方翹首望太平乃盡壞祖宗法度聚歛毒民生事開邊卒亂天下何哉正坐博學自矜視天下無人而行其獨耳愚謂此其為安石之不學與夫學者將以明理而施之用六經治道之根源諸史行事之龜鑑固非山經海志野史小說神仙傳天竺書索隱務奇之為博也國朝開國元勲無如趙韓王守成賢相無如

李文靖韓王每斷大事惟讀論語曰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文靖作相亦嘗讀論語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嗚呼必若是斯可言大臣之讀書矣張乖崖譏萊公不學無術彼所謂學雖獨指區區之智術而言然語已怪而不倫安石又面罵諸公不讀書此正安石自道耳孟子何必曰利一語三尺童子所知安石尚不能行又烏得誇讀書故愚嘗謂安石本效商鞅而才不及鞅雖負小人不世出之才亦藉秦積威人心

素脅息凜凜而後令必行使鞅生我仁厚之世人心素恃上恩雖鞅之才尚不能行況安石乎猶頼我朝仁厚根本深固國以再延安石亦頼以免不然其弟安國盖預嘗憂其滅門矣嘻若安石果讀書何至是耶安石字介甫平生執拗稱其名字惜不曾思及下文見幾而作一句耳

温公光

漢武帝好大喜功海内虚弊晚年託孤博陸侯漢以再安我朝神宗鋭意太平王安石誤以生財用兵幾亂天

下晚年議建儲亦指司馬公為師保太后承其意相之再致元祐之盛事有適相似者三代後功業類豪傑士智力所就耳至誠動物真儒顯效獨温公一人固不當以博陸侯同日語然博陸死丙魏繼之漢遂稱中興温公為相數月薨繼之者反丙魏不如天下事遂不忍言日將暝也大明元祐之盛類焉嗚呼惜夫王安石引進小人之罪於是又有甚於變法者矣雖然微温公人心我怨禍不止夷狄中興事未可知晦菴次公言行於安

石後其剝之復與

公之子諫議大夫康

三代後功名士未必知道德道德士未必就功名功名從道德中來者温公也顧猶不喜孟子識者疑焉愚嘗求其故孟子勸時君行王道以救世隨其資稟如誘小兒多方順適使之恱聽如色可使好如勇可使好明堂可使無毁其要皆歸於誘之及民此孔子之所謂可與權者而公也平生誠實一語不妄視議論之出於權者

宜非其所樂與諫議孝友篤實本無異於公而獨喜孟子稱其醇正其殆有見於孟子之心者乎可以補温公之闕矣善繼善述諫議有焉

呂獻公 公著

公初與温公薦進王安石安石行新法二公皆以爭論去元祐初二公復並相共除安石新法温公薨元祐之政尚賴公扶持如不肯與西夏地賜詔乾德而夏人服大臣韓維諫臣王覿之罷皆爭之然公慈恕多務包容

進退廢置無復温公剛大之氣公薨邦國悴矣

呂滎陽公希哲字原明

公遍師當世諸儒篤實踐履王安石謂有官而事科舉為僥倖利達公遂棄不為自小官不干薦舉進退必視其時公文穆之從曾孫文靖之孫正獻之子生三世相門而衣食或不給豈獨公之賢亦可觀公之家學公自幼其母申國夫人篤教甚嚴動必循規矩正獻公作相遺公書曰善士無不用獨爾以吾故不及夫人張氏笑

曰是亦未知其子豈獨公之賢亦可觀公之家化晩年
名益重遠近師尊之陳忠肅至拜公堂下豈獨公之家
可敬可慕亦可想見政和間前賢流風遺澤猶有存者
使人歎息不已然公習靜至轎卒溺死不為動夫子廐
焚傷人之問恐不其然又直截捷徑以造聖人近世超
悟之學亦豈聞其風而效之者乎

曾中書鞏弟翰林學士文昭公肇

曾氏兄弟以文鳴世兄文尤著世所號南豐先生也今

觀南豐挺立無所附在朝之日淺而居外庸之日多治齊治越治閩皆有顯績寛期守信委任責成往往不勞而治可以為世法文昭歷十一州惠利亦多而立朝之績尤顯方徽廟初切劘上聽保護善類辨大中至正之論隱然有社稷功元祐士大夫再謫而公乞與之俱矣然則曾氏凡弟豈徒以文鳴者哉不徒以文鳴而今徒以文鳴可為世變長太息也已南豐好憑勢陵民嘗為人所訟似猶不護細行文昭則端嚴可畏有大臣風殁

之日闔門貧無所歸此又豈以文為髙下哉

東坡頴濵

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二十年天下幾危溫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吕大防劉摯調停之説起頴濵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用而紹述之説起新法復行頴濵爭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若此若其文章聲望兒童所共知此不暇復論云

韓獻肅絳弟門下侍郎維

子華渾厚為郡多善政嘗出將以慶州兵亂罷嘗入相以繼安石後言不盡用求罷最精役法仁宗神宗哲宗朝皆力言之持國神宗潛藩宮僚也自英宗時力排濮議救呂誨范鎮諸賢議論凜凜事神宗爭新法因亢旱謂詔求直言上嘗感悟人情大悅矣卒以議不合罷去二聖臨朝忠言讜論裨元祐之政尤多視子華風采過之

傅獻簡堯俞

公在仁宗朝斥離間主壻之内臣窮詆告富人之皇城卒劾妄舉内臣之都水監英宗時黜讒間兩宮之任守忠神宗時罷鈐轄陜西之李若愚彼皆城狐社鼠公皆奮擊不顧若建儲君濮議若新法凡國有大事公又一一力爭可謂骨鯁臣矣哲宗登極拾遺補過而不捃摭人細故蔡確既貶乞置其餘議論和平又視時而不同以法從名流貶黎陽倉草場迎拜州掾甚恭寒暑坐倉不少懈傳曰君子時中又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吾

於傳公見之

彭尚書 汝礪狀元

公孝謹人也而諫中人主兵論元豐將順言詩賦曰河事尤力風節表表其仁者之勇與嘗論呂嘉問治其獄則不阿執政嘗忤蔡確論安州詩所以為羅織公真中立不倚者哉

范忠宣 純仁

公文正子也世濟清賢為孝子事君爭新法爭紹述以

罪去為忠臣然公平恕人也温公改新法公謂非所先章子厚鄧綰得罪公力為救解宣仁后上仙又首用李清臣鄧温伯名調停原其用意慮反覆耳及其後終不免反覆公雖平恕亦身不免大抵上智下愚不移鴟鴞未嘗可化為鸞鳳向使四凶不去堯之後豈有舜之治嗚呼元祐微温公新法至泯泯胥敗無復為我朝立赤幟者萬世羞也反復之禍繼温公者弱耳豈温公誤與向使文正在吾知未必為忠宣之為也孝耶忠耶豈易

盡者耶

王左丞 存

公平恕人也官制行多収拔熈寧後言事得罪者在政府遇事多爭溫公稱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蘇丞相 頌

公為政平恕論事謹審輔相多奉行故事使吏各守其職粹然君子人也以佐守成則有餘大略與范忠宣諸賢相類柰何以處元祐之後耶

劉忠肅摯

公自熙寧論新法去國踰十六年當元祐初復任言責知無不言未幾大用呂大防以減吏額事忌公引楊畏論公交通邢恕及章子厚公遂罷相謫死新州然公實首論蔡確章子厚而邢書又以文及甫私書示蔡謂感其稱父蔡確冤以訟公者也

王樞密岩叟

公元祐初諫臣也論君子小人不可參用最關世道

劉元城 安世

公師温公温公當元祐初去新法公當紹聖初諫紹述温公為相於人情久欝之後得行其道公為諫官於小人報復之時不得行其言效驗雖異直大則同所謂元祐全人也

范内翰 祖禹

本朝侍講無出於伊川者矣伊川自謂乏公温潤之氣論事無出於東坡者矣東坡見公之奏至於不肯自出

其纛當元祐時已預言范純仁以兼容小人為寛天下事豈堪小人再壊公言不用元祐一變為紹聖天下事遂不忍言公之關係世道者又如此

鄒侍郎浩

公諫立昭懷劉后得罪貶去田晝戒其無以此舉自滿此又增人忠壯一等矣

陳忠肅公瓘

紹聖革元祐之政公力陳其不可建中革紹聖之弊公

又戒其欲速嘗主别試前名盡取王氏之學曰順時所以救時不必求快目前也其從容遠慮若此首辨蔡京姦邪蔡氏黨欲殺公者百計公終不懾非剛柔適中者能爾乎大厦之顛雖非一木能支而著日録辨著尊堯集又著四明尊堯集章蔡誣謗卒賴以一洗之有功我宋多矣

邵康節雍

先生洞觀天地萬物之變超然獨樂於其間然其言曰

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
此可為憂世者明訓也郭林宗生亂世而皇皇先生生
治世而熙熙其為超然之趣則同

陳密學襄

公平生歷州縣孜孜以教育人材講求萬民利害為念
失官錢不辨而出已俸償之固篤厚人也爭新法不聽
遂辭知制誥不就蓋與温公辭樞密副使同此一心又
守道不回者也執法不行權貴人寺觀名額似雖小事

所議尤髙

劉祕丞恕

公該洽剛毅温公平生所信倚王介甫深愛之爭新法遂絶介甫甞笑公耽史而不窮經然介甫窮經之效視公耽史竟何如耶

徐孝節積

先生篤孝至行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者其學也甞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而酷慕諸葛

武侯

陳后山 師道

先生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見之終不可得傅欽之薦公者也以其貧懷金欲餽之竟不敢出口先生之高行若此而世獨稱其詩何耶豈世之知公者淺耶抑詩亦賢者之累耶

此錄名臣之言行倫焉近思錄諸儒之講明詳焉彼此參驗環循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進其所

行晦菴之望後學者其庶乎

此錄雖雜取傳記之言然諸賢出處之本末備矣豈獨諸賢凡國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隱然備見其間矣如釋藩鎮兵權而天下定取幽燕納李繼捧而狄患啓李文靖鎮以清靜而民生安寇萊公決策親征而邊好久王文正茍且順從天書禱祠之妄作而國力幾弊王沂公相仁宗初年韓魏公保佑英宗神宗初年而主少國危之日安若泰山王

安石行新法開邉隙而天下幾危宣仁聖烈太后
相司馬公而天下再安范純仁兼用小人致章子
厚蔡京輩紹述安石而國家遂有南遷之禍盛衰
大要不出此數者皆可考見然則此録豈特記諸
賢之言行而已哉愚甞謂史無定體書隨事為篇
春秋紀年以書班馬以來分紀傳而此録亦朱文
公隂寓本朝之史

黄氏日抄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五十一
二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姜令熙

黄氏日抄卷五十一

宋 黄震 撰

讀雜史一

蘇子古史

蘇子既為古史而又自序之曰古之帝王其道以無為為宗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孔子知之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太史公始記五帝三王以來然其為人淺近而不

學疎略而輕信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余竊悲之因遷之舊追録聖賢之遺意以明示後世愚謂蘇子之志則大矣而蘇子之說則尚有可疑者且道以無為為宗此戰國處士好髙無實之言聖人未甞以是言道姑勿論也既曰推之以治天下則其迹顯然安有不可得而知孔子正以此道詔天下萬世何嘗不言孟子明王道而黜伯功正提其綱要以示人所知何止一二而可厚誣哉且既謂不可得而知又欲以明示

後世其說亦自背馳矣惟其謂史遷不得聖人之意而自謂追錄聖賢之遺意則非參攷不可見故即古史與大史公所記參而錄之下方

五帝紀　大史公黃帝紀記載頗詳古史節略者大半反增入醫家之說謂其師岐伯既鄙矣又增入道家之說謂黃帝之書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為為宗其設施於世者皆其見於外者也然則蘇子正惟不以聖人之施於治者為道而必欲他求其道於荒忽無形

之中不以太史公載聖人之治爲足而必自指其荒忽無形者爲得聖賢之遺意此古史之所以作歟

史記曰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黄帝古史曰諸侯咸尊軒轅代神農氏爲黄帝以文法言之爲天子三字與是爲之是字恐皆不可去

史記曰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古史曰爲雲師而雲名文雖本左傳反不若史記尤明白其他類此甚衆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文而可省太史公省之

久矣

堯紀　太史公不載茅茨土階之説而古史增之愚意茅茨土階殆墨氏借以言儉而形容浮實之言恐非盛帝垂衣裳氣象史記於堯舜全述二典而間易古為今如以疇咨若時為誰可順此事已非二典之比古史勦而裁之似又非史記比矣

史記載堯妻舜之後瞽叟尚欲殺舜古史本尚書瞽亦允若堯聞其賢然後妻之於理為長合從古史

夏本紀　史記謂禹名文命古史删之按諱名而用謚法始於周以堯舜禹皆為謚而反用尚書所謂放勲重華文命為三聖之名葢漢儒之未攷古史删之為是史記又以鯀為顓頊之孫古史以其世太促而祖班固律歷志以禹父鯀為顓頊五世孫亦當從古史史記載禹全用禹貢等編而古史删之或者史遷之世書未盡出故須兼載至古史之作則事在尚書不必重述也兩皆無害

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古史載羿逐太康而立其弟仲康按薛常州士龍說書謂仲康乃在五子之數徯于洛汭不在禹河北舊都非羿所立愚意若果逐太康而立仲康則不待太康之既崩太康崩而後仲康立蓋傷宗國之墜祀而兄弟在外者自以次續之於義為順於經亦合當從史記

史記止載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少康立古史載羿既放太康羿又為寒浞所奪浞滅帝相相后逃

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誘殺浞二子而後中興愚按二史詳略不同豈史遷之世未有寒浞滅夏之說耶抑未備耶古史可以補遺

殷本紀　史記稱契封商古史作封殷按初封本商也古史不必改為殷史記載伊尹以負鼎說湯古史去之史記不載禱雨事古史增之皆當從古史武丁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史記不載而古史載之舊說遯于荒野者為甘盤而古史指為武丁曰欲以習知

民事與無逸書及近世朱文公書說合此其於義為精西伯陰修德古史止云修德足明聖人之心斬紂之事古史不載其亦為賢者諱耶

周本紀　史記載堯命棄為農師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古史改云堯舉以為后稷封之於邰佐禹治水愚按禹言暨稷播奏乃治水後種穀未聞佐禹治水之事封邰亦在播奏艱食有功之後非封邰而後播奏未詳古史何見而改然於經不合史記載公劉復修

后稷之業自漆沮度渭取材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古史改云用兵征伐斥大豳土然猶處於復穴無宫室之美愚按詩詠公劉遷豳有曰弓矢斯張乃遷豳時衛儀有曰其軍三單乃遷豳後生聚公劉初無征伐之事又陶復陶穴乃太王事非公劉事公劉既卒子孫中微故詩人形容太王復興之初艱難如此安有公劉遷豳止基迺理國家方興而身處復穴之間者未詳古史何見而改然於經不合蘇子謂史記疎

略而作古史而乃如此何也戰國策載齊求九鼎之說謂顔率稱周伐殷得九鼎凡一鼎九萬人輓九九八十一萬人齊王乃止此游士飾虛之言殆類小說史記不載而古史增入又何取乎

秦本紀　古史於史記載昭襄十一年六國攻秦之事即其未書之年衰為據改為齊韓魏三國攻秦雖世遠難知其詳然即史記攻史記史遷若在亦自無辭又其贊論謂戰國苟能自修而不争如商周先君庶

可服之且以魏文侯齊君王后為證是可垂訓無足輔孟子仁義之說

秦始皇紀　史記載始皇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古史作正月旦生於邯鄲因名政語簡而意益明特未知增旦之一字何所據豈因其名而意之歟其餘多襲史記之舊無以議為惟太史公贊論全載賈生之語宏肆駿逸而蘇子去之乃特為李斯雪不師古始使秦孤立之譏謂秦已削平諸侯雖建子弟君民

不親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愚謂秦
刼天下而帝之自無可久之理耳向使不至於甚失
天下心則安有天子為民置君而民不親者乃謂已
削諸侯雖建子弟耶且其謂秦若能與民休息可與
三代並隆此又史遷青子嬰之遺論漢明帝嘗闢其
不然者也秦之得天下何如而可以三代望之哉
吴太伯世家　史記載太伯仲雍知太王欲立王季乃
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古史據左傳謂

太伯端委而治至仲雍而後文身斷髮愚按古史之駁史記多以左傳為據然去古既遠安知左傳者必為是而史記者必為非耶若據論衡之言則曰太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吴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吴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以天下讓之說合恐必有自來

況太伯兄弟逺入吳若不容不從俗則太伯即斷髪文身矣若我可以易俗則太伯既嘗端委以治仲雍亦將端委以繼之不應於國家既立君臣既定之後復入斷髪文身自同於民庶也大率古史之作實祖索隱索隠不敢輕議史遷而特以異同者隨事疏其下俟來者擇使蘇子亦如之則盡善矣

夫差二十一年史記惟繼上文句踐伐吳之語書曰遂圍吳古史則增公子慶忌驟諫於王曰不改必亡

遂適楚聞越將代吴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吴人殺之按公子慶忌者王僚之子吴越春秋載闔閭二年已刺殺之今方於夫差二十一年稱越人殺之而史記不載未詳孰是若夫差之死史記以為自剄吴越春秋以為伏劒伏劒亦自剄也古史改曰縊亦未知何據

夫差與晉會黄池越乘虚伐之也史記載曰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吴王怒斬七人於幕下古史易之

曰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雖本左傳不若元

文明白此類極衆

齊太公世家　史記載太公以漁釣干西伯古史去之

而載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善矣然下文即綴以隠

於漁者西伯因獵得之乃與上文往歸之説正相反

何自背馳之速耶史記於太公歸周之後復兼述或

者數説以存疑規模宏衍非古史可望矣吕伋為周

虎賁古史據經增入為是史記載桓公之入先表以

桓公元年而後追叙其事古史連叙桓公之立於公子無知見殺之下桓公遂無元年法殆未然文亦不及史記載雍林人殺無知古史改為雍廩此亦據左氏以改史記實則當兩存以攷異耳餘多類此

魯周公世家　史記首載周公輔翼武王耳古史載其追文王世任以國事邑之於周凡周之內治始於室家而至於國人者屬之周公凡周之外治所以交接四鄰至於江漢之國者屬之召公故詩有周南召南

此不惟周公之始事瞭然其所以發明二南之義甚明太史公未之及也獨其以既獲仁人為指周召則未必然耳周召何俟於獲也哉史記以成王出郊為改葬周公而古史易之此其援經而得之者也史記不載僖公治兵牧馬修泮宮閟宮而古史增之此則信經而未之詳者也詩乃歌頌之詞豈必有其事果有之春秋書之久矣何俟古史

燕召公世家　古史比史記頗多增修其考訂史記之

誤蘇子自注本文之下其論燕吳皆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非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故皆為禍其説亦當

蔡曹世家　古史視史記微有損益然皆於大誼無關惟古史論賛謂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此却異乎所聞蓋食粟衣帛人事之常聖人豈有異於人蘇子平生服氣求真想自視以為不得已耳而以誣聖人乎

陳杞世家　古史據左傳改史記者二處史記以佗為蔡出蔡為佗殺五父子太子免而立佗左傳謂佗即五父非蔡出蔡出者乃躍也佗殺太子免自立蔡為殺佗而立躍是為厲公史記載靈公死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左傳靈公死明年陳侯盟辰是太子未嘗奔晉而徵舒未嘗為君

衛世家　古史比史記增入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之事及衛文公大布衣大帛冠之事皆是也惟

增入滅邢得雨似不足為訓討有罪可也滅人之國不可也雨特偶然耳豈以興師殺滅之故哉

宋世家　史記先載微子數諫紂不聽欲死之未决謀及太師少師而後叙太師箕子以及少師比干又然後再合其事於微子舒徐明盡萬世如見古史乃裁節而總言之首曰微子紂之庶兄也其父師曰箕子少師曰比干文意不白幾若以箕子為微子之父師餘亦文窒而意不全其不逮史記逺矣乃自疏其說

以為史記所載徒見三人各以其意行而未見其所處之義不知所行即其義之所在也事具而義見尚何事他求哉惟太史公賛宋襄公泓之師為禮讓蘇子辨之謂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鄫子于社雖桀紂有不為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此其剖析瞭然太史公不及也

晉世家　平王命晉文侯為諸侯伯史記不載古史據尚書增入是也餘多以左傳之文而黜史記之文則

是非相半焉如史記載獻公私謂驪姬欲廢太子立奚齊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此事正足以見驪姬之奸而古史據左傳以删之又史記載驪姬謂太子祭齊姜歸釐於君獻公時出獵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三日公還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然後及祭地地墳等語方有

理脉今古史直曰公室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文雖省而失事情矣晉悼公之立史記載誓衆之語極有理而文古史所易亦淺薄少味他多類此惟太史公論晉之衰由御下失道而推其原於忘介子推似未得晉事之要領古史論晉文公靖以待其自集悼公三合諸侯未嘗一與楚戰子孫長久終必賴之其說殆過史遷夫晉以諸侯伯天下則晉之卿以私門強公室其勢則然而介推特從亡中一碌碌者祿未

及而恣然自絶狷僻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據左氏傳注謂推為文公微臣此亦何至傷晉文大體而遽謂晉之御臣失道始此耶然以文論則史遷之賛山峭水潔不可尚也矣

楚世家　古史比史記多用左傳國語增入如史記以楚之先為重黎古史謂重黎為二人重少昊之後為南正司天以屬神黎高陽之後為火正司地以屬民楚之先實黎而非重至帝嚳之世始以黎兼重是史記

稱重黎本無害古史辨釋之則明矣古史以左傳為據改楚文王十三年為十五年堵敖五年為三年二書不同固未詳其孰是史記載簡王八年周以韓趙魏為諸侯古史據世家年表而改入靈王之五年史記載懷王二十年合齊古史據年表而改入二十二年此史記一書而自為牴牾合從攷異之例若史記以懷王十一年六國攻秦為蘇秦而古史刪之則此時蘇秦已為齊人所殺也史記以考烈王六年為遣

景陽救趙而古史改稱春申君則春申平原傳與年表皆言春申也此可改之而無疑

鄭世家　鄭桓公友者周宣王庶弟宣王立二十二年而友封鄭封三十三年百姓愛之而幽王以為司徒周民說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氏故諸侯畔之而桓公謀於太史伯始言於王遷民雒東史記之所載如此古史皆節略之止曰宣王二十三年封鄭幽王八年為周司徒幾於沒桓公之賢矣又鄭人欲立靈

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史記之所載如此古史亦節略之止曰諸大夫欲立公子去疾去疾辭曰公子堅長乃立堅長此長字衍為襄公又幾於沒公子去疾之賢矣其他類此甚衆不可枚舉大抵史記古史二書單看古史自成一家參看史記即古史如草茅自用之士立乎風流醖藉貴公子之側矣太史公何可當也蘇子輕以

踈略目之哉

古史贊曰鄭桓武之後惟莊公為賢然叔段之亂明足以制之釋而不問俟其惡成加以大戮此非不忍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書曰克段于鄢而丘明謂之鄭志愚按莊公叛周射王中肩何賢之有封段乃迫於母命段之罪未形莊公不敢輕動葢亦母子之間有難處者固非不忍亦豈可言忍之至書克段者克者勝之名兄弟之惡自見孔子書其實非探其心

而為春秋傳者又非丘明之左氏也近世呂東萊祖此說為博議蓋東萊最年少時所作亦未暇平心而深考

越世家　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少康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古史改以奉禹祀之語為謂之越子殊非本旨豈以奉祀非支庶事耶記句踐射傷闔閭於檇李史記止數句而語絜意明古史雖增多不迨遠甚句踐平吳誅太宰嚭史記吳越兩世家所載同古史據左傳

而盡删之是亦主一而廢一史記贊句踐范蠡臣主之盛而古史反以立國東南為不可有為至下取六朝蔡謨之說夫事變無常成敗在人烏可以六朝為監而槩謂東南不可立國且以逺證事哉

趙世家　造父御穆王見西王母史記載而古史删之

按此列子寓言也删之為是程嬰杵臼脫趙孤史記載而古史删之按屠岸賈何人敢搜及公宫之姬殆俗傳也删之亦是簡子夢遊帝所未寤而扁鵲能預

知史記載於世家而古史止存其載扁鵲傳者按此妄誕無理殆好事者為之古史姑以備伎術之異聞亦庶幾乎是史記載張孟談為張孟同此避父史談之名也古史改之曰談皆是

魏世家　史記以畢為周同姓古史據左氏以為文王之子又據尚書增入畢公相康王及保釐成周足補史記之缺古史謂魏文侯可比漢文帝卻恐不同

韓世家　史記載聶政刺俠累在烈王三年韓嚴弒哀

侯又後二十六年本是兩事不同時也古史據戰國策嚴遂使聶政刺俠累并中哀侯一語而盡反之且自謂嚴遂是時去韓已久而今書嚴遂弒哀侯者亦春秋書趙盾弒君之義愚按聶政刺俠累於相府非刺於君所也何縁并中哀侯弒哀侯者韓嚴也何以知即誘使聶政之嚴遂史記載事之書而戰國策乃游士之誇辭類多架虚非載事書也何所攷而可主彼以廢此且史記正義紀年亦載韓山堅賊其君哀

侯而立韓若山大事記謂韓山堅即韓嚴是權臣弑一而立一非刺其相而及其君也蘇子去之千載之下輙書曰嚴遂弑哀侯及相韓傀亦太果矣又自謂用春秋書趙盾之法果合乎否耶然史記韓世家載烈侯三年聶政殺俠累而刺客傳乃載嚴仲子事哀侯與俠累有隙使聶政刺之亦自牴牾此則東萊大事記嘗攷之以刺客傳為誤

太史公賛謂韓以存趙而興固未必然蘇子又以為

后稷濟飢之報尤覺遼邈大抵有德則興否則亡豈可專指一事以求合報應之說哉

齊世家　太史公紀載之法非蘇子所可改既明矣田氏齊之賊也而又每事輙為之辨如史記書田乞樹黨於諸侯則為刪去之而為之辨曰非樹黨史記書陳成子弒簡公懼諸侯誅已盡歸之侵地則亦刪去之而為之辨曰本非成子自完之計史記書成子通賔客出入生子七十餘人則又刪去之而為之辨曰

成子必不為此失行嗚呼何其黨賊至此耶

伯夷傳　太史公載伯夷采薇首陽之歌為之反覆嗟傷遺音餘韻拱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託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辭切然非伯夷怨是用希之心也故後世高其文而非其旨令蘇子易之錄其讓國叩馬二事謂夫子言其不怨以讓國言言其不辱以去周言雖夫子發言之意未必盡然而旨義則過史遷矣

管晏傳　管仲傳先叙管鮑之交語精意婉讀之令人三嘆蘇子全祖史遷而不敢易是矣然史遷本祖列子之文而節其後語若參以列子全文則史遷所述尚有未盡者蘇子雖併增入之可也史記叙仲之行事歸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盖指仲以權術成伯業而蘇子易之謂其來之以禮服之以義不以力勝幾於過其實惟其闢管仲之書為戰國諸子之所增益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足為管子辨誣真公論也

晏子傳增入晏子處崔杼之變知陳氏之奸諫煩刑諫誅祝史與言梁丘據同而非和數事亦足補遺

柳下惠曹子臧吳季札范文子叔向子產諸傳於史記無之皆蘇子據左氏傳增立始末備具不以年隔殆左氏類書之要者可觀也惟其於季札賛有曰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愚謂此異端之所謂養心非吾儒之所謂養心於子產賛有曰孟子言子產惠而不知為政非子產之實愚謂此世俗

之所以謂政非吾儒之所以論政

孔子傳　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以次三代諸侯之列若曰古昔聖王之後以位顯者如彼以德顯者如此故本所自來而表異之也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氏為可知蘇子乃降之為列傳以居叔向子產之後則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於孔子自少至老歷叙其出處之詳必各記之曰時孔子年若干歲至其卒也則又叙其葬地叙其弟子之哀

痛叙其魯人之從冢而聚居叙其世世相傳之祠祭叙高皇帝過魯之祠以至諸侯卿大夫先謁然後從政若曰夫子生而關世道之盛衰没而為萬世之典刑故其反覆惻怛若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子為可知蘇子乃略之止斷以欲居夷浮海非其誠言亦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賛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夫子廟堂低回留之不

能去天下君王至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惟夫子常無窮可謂至聖矣若曰自開闢以來惟孔子一人故其尊慕稱誦如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子為可知蘇子乃反之獨以其求用於世而不已為孔子之所獨又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嗚呼夫子天地也若之何形容夫子日月也若之何繪畫若叙其出處以傳後世則太史公為庶幾獨其信齊東野人之語謂夫子由野合而生為可鄙耳蘇

子不能本家語顔氏擇婿之事以易之而徒紛紛亂其不可易者葢蘇子雖假夫子之說以發身而實則老子之學故其失若此

孔子弟子傳　蘇子辨宰我無從叛之事辨子貢無亂齊之事皆有功聖門至其賛子夏則曰異哉今世之教者闇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徳不出於口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由是而起此則隂詆程氏之學而後來偽學之

禁殆本此也若夫傳首舉孔子四科之說而斷之曰其賢者凡十人而已此語亦未然其傳有若也常斥太史公載有若貌類孔子而弟子師事之說至採商瞿四十而生五子之說以為此卜祝之事而鄙儒以論孔子其說正矣及其傳梁鱣也正載夫子言商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其事乃太史公之所未嘗載者何其自相矛盾耶

老子申韓傳　太史公作老莊傳辭簡意足曲盡老莊

之本旨而又即以申韓附之若曰清淨無為其勢必不足以治及其不治其勢必不得不以法繩之而老子之無為常欲自利其藏於心者已有陰術莊子之寓言破壞尋常其矢於口者已無忌憚以陰術之心行肆無忌憚之說而處不得不以法繩之勢慘刻不道尚復何疑此申韓之出於老莊而惟太史公能窮極源委而言之嗚呼可謂卓識已蘇子於其傳多所增損已不知太史公之本旨而又於老子之賛曰孔

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其說又老氏之眇也嗚呼異哉是何言歟於列子之贊曰今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仙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嗚呼異哉是何言歟班孟堅譏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

經愚謂太史公本末有此失也蘇子古史則不惟有此失而又甚焉

孟子荀卿傳　太史公略敘孟子游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氏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及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辭之潔卓乎不可尚矣蘇子取而焚之已不知其用心之所在至其論賛獨以仁義為可化強暴又於孟子之言仁義獨取不嗜殺人一語

殆所謂窺豹一斑者耶若其謂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反稱譽田駢慎到之徒而又謂其為佛家所謂鈍根聾聵者且謂曰駢之徒既死而後荀卿得為祭酒何哉蘇子之立言也

伍員傳　史記載伍負事詳而古史裁之蘇子不及史遷史記贊伍員棄小義雪大恥而古史罪之史遷不及蘇子

孫武吳起傳　蘇子於孫吳傳全祖史遷惟據左傳無

燕晉伐齊之事而删穰苴傳

范蠡大夫種傳　太史公屈范蠡於貨殖傳而功名則附之越世家蘇子擷之世家參之吳越春秋作種蠡傳補史遷之不及矣

葉公傳　葉公史記無傳蘇子采左傳而增立之葉公有存國之功而不享存國之利是不可以不傳

商君傳　古史傳商君皆本史記惟賛文易其舊然視史記費辭矣

蘇秦傳　蘇秦傳亦本史記而賛不及其高古

張儀傳　張儀陳軫公孫衍同傳文皆因史記然以二史之賛參之文章之高下瞭然矣

樗里子甘茂傳　古史視史記多省文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其母為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之文其可省乎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

之一字其可省乎省其文而增入戰國策按史記戰國策兩各成書雖不混為一亦可若蘇子此賛特借以譏人視史記賛之雅潔又遠矣

穰侯傳　古史視史記微有損益然不必損益亦可也

史記賛蓋有所託以歎君臣始終之難古史賛責范睢則正論然甚矣滿盈之不可不戒也

白起王翦傳　古史多因史記蓋其紀攻戰之事工矣

史記賛謂二人各有所短古史賛二人持論之不妥

然其殺戮之慘開闢以來所未有尚忍言之而惜其死耶

孟嘗君傳　孟嘗君自滅其家自削其國太史公謂其閭里多暴桀蓋譏之矣而古史誇其與韓魏伐秦為壯

平原君傳　古史不改史記平原君傳賛亦推衍其說皆是而改同傳之虞卿以附魯仲連尤善區别

公子無忌傳　古史傳無忌文皆因史記而論斷尤精

白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傳　古史此傳亦因史記而賛不同然亦因史記并言呂不韋亂秦之微意而發之耳

范雎蔡澤傳　古史於范雎蔡澤傳不敢易史記之舊惟於范雎憂懼事增入戰國策所載雎亡封邑欺昭王謂不憂而為蒙鶩探得其情一事耳然昭王之疎雎本由雎殺白起而用鄭安平王稽敗事昭王憂及

楚患睢計無所出遂為蔡澤乘間昭王亦以語言之不慎遽踈母舅也史記載睢之亡入秦也謁者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古史節之曰魏有賢人可與俱遊者乎去一西字失其本意矣史記載睢之所見逐也謂昭王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古史節之曰欲以激勵睢懼不知所出省一睢字無所分句矣他多類此太史公頗稱二子羈旅遭遇而古史罪其自為身謀於秦無益其說過史遷

然范雎遠交近攻之説雖發於間穰侯之取無奇實於秦之兼并最為要術未可盡謂無益於秦若蔡澤真以口舌攘攫富貴又豈可與范雎同日語顧其以此而得以此而失則螳螂黄雀之勢啓之者范雎

樂毅傳　古史樂毅傳多遵史記時節略一二字似不必也毅一舉而下齊七十城齊為無道毅乗諸侯共怒之心也毅五歲而不能下莒即墨二城毅自為無道適以堅齊人必死之心也二史乃皆譽毅

廉頗藺相如傳　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槩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真奇事哉古史因之不敢易一字亦宜矣

田單傳　古史用史記田單傳而增入戰國策所載田單三事惟魯仲連教之攻翟一事可垂訓後世為將者

屈原傳　太史公先叙屈原以讒見疏於懷王作離騷

而發明其所以作離騷之意復叙屈原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毋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惓惓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父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於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矣古史謂作離騷當在懷王末年故以其見譏及勸殺張儀諫勿入秦三事連叙方述太史公形容作離騷之說至其形容屈原惓惓宗國與人君知人之難者則删之太史公文章

之妙破碎不全矣
虞卿傳　太史公先叙虞卿謀趙事而後及其棄趙相印赴魏齊之急困於大梁作虞氏春秋以終焉古史反之謂先困大梁而後謀趙是虞卿相趙既棄去後窮而復歸相趙似非虞卿烈丈夫之氣且太史公嘉其謀趙之工責其以匹夫窮交而一旦棄趙當矣蘇子反賛其為義俠亦各有見歟
魯仲連傳　古史魯仲連傳襲用史記間刪其字耳太

史公謂魯連指意雖不合大義蘇子謂戰國一人而已愚按魯連不肯帝秦最合大義射聊城則聊城人實由之而死二史之贊可以參攷若以其無一毫利心其閒則信乎戰國之士無與並者

呂不韋傳　呂不韋大賈也以君之子為奇貨而居之竊寵利既多禍敗乃宜太史公以為此孔子之所謂聞者誤矣蘇子斷以嬴氏先亡盖亦一說而傳則全用史記

李斯傳　史記責李斯不能輔君否則且與周邵列殆於失言古史謂國破家滅非其不幸此為近之趙高雖熏腐之餘實包藏逆謀方其殺扶蘇立胡亥已為身計至殿欲壞者三然後以歸子嬰耳李斯不知其心而與之爭見殺不亦宜乎斯教秦殺奪餘二十年以一天下高之殺斯又司造者假手耳尚何足論云傳依史記舊文

蒙恬傳　蒙氏於秦世以凶德參會誅死已晚矣太史

公責以人臣之常理似非所宜施而古史亦費辭

扁鵲傳　古史謂於趙世家刪所記簡子妖夢而歸之扁鵲傳然史記於扁鵲傳固自兼載其事古史特去一而存一耳

刺客傳　太史公傳刺客五人稱其立意較然名垂後世蘇子非之謂考之春秋無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賢於春秋法皆當書盜而不名嗚呼偉哉惜不併四人者刪之耳彼凶愚小人狂惑輕生何足垂

世而以傳為雖曰豫讓志在報君然所事智伯者何人其執迷至死晏子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滑稽傳　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伎工優戲耳西門豹古之良吏東方朔亦漢之名臣褚氏例取而附之優戲之列何哉褚氏不足責也蘇子明言西門豹非滑稽而不與分置列傳然則何以改作古史為

附抄　初縣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　納粟秦始皇初立三年蝗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私學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言私學相與非法殺人　追刺衛武公作抑追刺厲王　焚

尸 衛出公之亂掘褚師定子之墓而焚之

輚而登席 褚師比有足疾輚而登席公怒欲斷其足

立子立弟 宋世家涇口謂殷人立弟周人立子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弟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近世誤以為立時君之子弟

臧孫謂御說有恤民之心 御說者宋桓公也嘗大水對魯之弔故云及立未嘗有恤民之事

疾日 晉師曠云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撤宴

鄭突與祖同名 索隱謂鄭掘突厲公名突豈有與祖同名者愚恐二名不偏諱時質或然耳

中山 中山無世家散見史記者三處趙獻侯十年云中山武公初立魏文侯十七年去伐中山使子擊守之樂毅傳云樂羊取中山其後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魏惠王二十八年又云中山君相魏一戰國策又云犀首立五王齊王羞與中山並王

秀才 趙公子成諫武

靈王胡服書云俗辟者民易則是吴越無秀才也 陘 陘者山絶之名見趙世家徐廣注 刑棄灰 李斯傳

堯舜三代之事可為萬世法者孔子於定書備矣東遷而後之事可為萬世戒者夂約之而作春秋矣太史公取孔子已棄而不載者復為史記殆不過博聞於義理似無責然太史公生長於黄老荒唐謾語中乃能推尊孔子黜黄帝乘龍上天之事不載而極老莊流獘使與申韓同傳可不謂豪傑

之士哉蘇子悲其不得聖人之意為改作古史意其果有得於聖人者及今參攷乃不過於帝紀增入道家者說謂黃帝以無為為宗其書與老子書相出入耳於老子傳附以佛家者說謂釋氏視老子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耳太史言申不害學本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緣飾以黃老太史公言諱非其歸本於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借老子為說凡其論賛之間又往往顯斥孟子而陰詆

正學嗚呼以是為得聖人之意古史不若不作之愈也此儒者之學必先於致知歟咸湻六年庚午八月二十二日後學慈溪黄震敬書於紹興府貢

闈

黄氏日抄卷五十一

黄氏日抄卷五十二

宋 黄震 撰

讀雜史二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澁難曉自文儆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毙武王繼之伐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

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祭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曁政臣之書也王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銓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

天飢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

諸横生盡以養從生盡生盡以養一丈夫橫生萬物從生人也一丈夫天子言非民所奉者天子也文傳解

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穫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大武解

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武順解

水泉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禽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賢歸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大聚解

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歴舍于十有二辰凡四時成歲春夏秋冬各有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

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周月解

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謚一而義不同如此曰武者五恭者九其他類此時訓解

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殆哉禍發於人之

攸忽咎起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以言取人人飾言無庸飾言事王王貌受之面相誣蒙難至而悔將安及芮良夫解

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尊在慎威王佩解

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右明白有理可讀者

謂惡率諸侯以朝賢人而已獨不往謂五年之積者覇

愚恐周初興時無此說謂武王既勝殷庶方不服者分師俘之凡憝國九十有九服國五百六十有二愚按此與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之說相反然孟子亦自言滅國者五十又謂殷之五子亡伯禹之命用胥興化亂是與五子之歌相反謂湯將放桀先居中野民皆歸之桀乃致國於湯湯不受桀南徙千里民復奔歸湯桀又徙魯民歸湯如初桀復去湯乃放桀而復薄又以國讓三千諸侯而後即位是夏商乃禪也非

伐也恐亦未必然

右可疑者如此

謂文王受命九年謂文王忌商謂文王在酆聞密命人密將為紂謀周

謂武王將起師伐商召周公曰嗚呼謀泄哉今朕寤有商驚予夢為商所伐

右可參訂按周自太王肇基王迹實始翦商商周

勢不兩立勢或有之謂周無心得天下而非漢人

受命之說自歐陽公始耳

予母幣相輕乃作予以行其母○大廷解少庭昧爽立于庭○鄭保少輕呂斂名武王伐紂擊之以輕呂反坫乃立五宮咸有田阿反坫注反坫外向室也○作雒解王會主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繁露注冕之所垂也○王會解文閭王會張赤帟於四隅諸侯欲息者息焉命之曰文閭桴苡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同上

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注脩也

此書出汲冢多類兵書後多類周誥然伐商遷雒之事多與今尚書合而文無一語相合

將戰國之士傚而為之歟然不可曉也

國語

國語起穆王伐犬戎訖越句踐滅吳分國以紀謀議凡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類焉其文宏衍精潔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昭謂左丘明作迹其事事必要禍福為驗固與左傳類然考其歲月春秋傳以謚載趙襄子已非出於孔子所稱之丘明今國語避漢諱謂魯莊嚴公又果左丘明之作否耶惟事必稽典刑言必主恭敬

周衰之崇虗邪說一語無之是足詔萬世也

召穆公謂民當道之使言而不可防芮良夫謂利當布之上下而不可專此萬世不刋之明訓足以進之六經正不俟厲流彘而後知其言之足信也萇弘之見殺特坐右劉文公以預晉范氏亂耳若曰天之所壞不可支而罪其城成國則凡國家中微皆當棄之不為而為之輙為逆天乎且天亦何嘗不欲支人之國耶

賔服者享荒服者王遠夷世一見王也農祥房星也立春農祥正一
墢一耜之墢也〇王耕一墢班三之料民料數也三川涇渭洛按戰國策注謂義
陽邑地震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杜伯射宣王于郭注謂殺杜伯非
辜明年伯射殺王穆王丹朱馮房后生穆王全烝全體升之烝升也房烝半體
殽烝解體而折之俎謂折俎舌人導四方之志天根亢氐之間也天根見而水
涸謂寒露後五日呂呂姓呂齊也夏大也成王不敢康云道成王
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也泉右曰泉轉曰錢
母子相權物輕而作重幣行之為母權子物重而以輕幣權之為子權母榛楛濟

瀳作戯世氣象不作此興　曹好曹惡注曹羣也　立飫謂禮之立成不坐也

右周語

魯臣謀議雖必于典禮抑亦其文耳三家日強公室日卑禮於何在惟李治為季武子紿使迎襄公而璽書繆以取卞為卞人叛既而知其使子欺君也致禄不出此為知禮

右魯語

管仲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使説諸侯異日卒以押

閩亂天下者此殆其作俑歟

右齊語

晉文公讀書三日曰行未能咫聞則多矣其臣趙衰行年五十守學彌惇悼公之幼事單襄公也立無跛視無還言敬必及天嗚呼世豈有不學而可以為國又豈有空文無實而可以言學者哉

女戎史蘇謂戎必以女戎報晉豕牢太姒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注溲便也豕牢厠也逆旅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跗注兵服也自要以下注於跗無德而隆猶

無基而厚墉 春秋 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注云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之以天時謂之春秋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又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大子申叔時告之曰教之春秋以成勸其心 九京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注京當為原晉墓也 忨日激歲 秦后子言趙孟也注忨偷也激遲也 壘培 荀寅所作壁壘 雀入海化為蛤雉入淮為蜃蛇成鼈黿石首成鯢 小曰蛤大曰蜃

右晉語

方幽王時史蘇謂鄭桓公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周衰晉楚齊秦必將代興

謂楚之祖祝融司天齊之祖伯夷典禮嬴之祖伯翳能議萬物以佐舜晉則武王之後惟晉在也已而皆然然其所由興者非其道矣其子孫之責歟抑世變耶

祝融（祝始也融明也）九藏（胃旁光腸膽并正藏五為九）數極於姟（萬萬曰姟）

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時有童謡云有夫婦鬻是器者王戮之於路哀弃路之女夜收之長為褒姒）

右鄭語

觀射父對昭王重黎之問稱古者民神不雜自少皥衰九黎亂夫人作享民匱于祀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是為絶地天通其後三苗九黎之亂德堯乃育重黎之後以至夏商故重黎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愚謂楚俗尚鬼淫祀至今觀射父之論極其本本源源矣

芰（菱也見嗜芰注） 三拜（楸舉降三拜於蔡聲子）

右楚語

古之邇讎人而見殺者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蟜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閽閻親見殺於越夫差忘不共戴天之讎而甘其子女土木之啗此豈足與謀國而子胥依之不去復強諫取禍意者進專諸以弑君僚進要離以戕慶忌進孫武教兵禍楚以鞭親嘗北面平王之尸胥之禍結在吳有不容逭者歟

天王越之行成於吳曰昔者越國得罪於天王注云尊之旁孽廢曰廢越五大夫

舌庸　范蠡　大夫種
苦成　皐如

右吳語

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惟范蠡一人且其言曰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請從會稽之罰陳誼堅譏而不可破吳滅即行曾不留刻蠡眞烈丈夫哉

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注松江錢塘浦陽也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及越欲釋吳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

湖之利者非吳邪又戰於五湖注云五湖太湖也五湖盇即今太湖内分五名則三江必非書解所遠引之三江〇又越絶書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越伐吳路也按五湖即今太湖則三江似指今吳松江口書注遠引他水者非又秦語越王禽之於三江之浦

困鹿空虚圎曰囷方曰鹿浹日從甲至甲為浹浹匝也周語注自今至于初吉上文先生春六日告稷則初吉者孟春之初注引詩為二月初吉合考

右越語

戰國策

甚矣三代既降人才隨世以就功名尚皆依倣先王之餘至戰國而後肆無忌憚也管仲之所營者功利也然必假大義而後能致諸侯之服從子産叔向之所優者詞辨也亦必昭舊典而後能却強國之侵暴更春秋入戰國七雄争強風俗益變雖使管仲復生盟誓已無所施雖使子産叔向可作辭命非已所恤惟日夜緦緦然

謀所以侵人之國亦日夜惴惴然懼人之侵其國利害交戰志念揺蕩士生其間始習為揣摩之術以軒輊之朝秦暮楚倏寒忽暑舉四海生靈之命盡簸弄於游士三寸之舌諸侯明知為其所詐而不敢問明知為其所敗而不敢殺何也怍於此必逞於彼毒於我將滋甚也殺其一必杜其餘我將無與共國也嘻其無忌憚也固宜然今攷其所謂揣摩大要不過合從離横之兩端要其節目又不過獻地於彼取償於此或陰合以緩兵或

中立以乘弊之數說展轉相因無非故智投機輙用有同套括如馮章之獻漢中以給楚即張儀之獻商於給齊如陳翠之說燕太后以質子即左師讋之說趙太后以質子獻珥立后昭恵所用伺楚即薛公所嘗伺齊夜行自喻叚産所用說新城君即白珪所嘗說新城君忠妾進酒之喻蘇秦既嘗用之以鉗燕蘇代又復用之以鉗燕王斗說齊宣王為冠必使工為國不使工而使便僻嫓年說趙為冠必待工為天下不待工而使幼艾他

日容有謂買馬必待工者亦此類也淳于髡謂兎犬俱斃而田父取之蘇代謂蚌鷸相持而漁人得之他日陳軫謂兩虎既斃一舉盡得者皆此類也甚至道聞土梗之鄙語蘇秦既施於孟嘗再施於李兊脅以他有美女之細術張儀先用於鄭褎以取金後用於鄭褎以脫身儀秦之於戰國所謂傑然其間為游說宗師者且一說而一身襲用之況於其餘固可槩見特以天下分裂辨說交馳此之不容彼之必售一時諸侯不得不屈以聽

之其所以稔生民之禍蓄時人之怒者蓋非一日之積七雄既并而為秦士之見賤也亦勢矣嗚呼士所以措天下於治者也而反以助天下之亂尚得謂之士乎愚嘗謂戰國二百餘年間惟魯仲連正名義止帝秦為天下士惟孟荀明王道宗孔氏為萬世士彼紛紛者不足言士

前輩謂蘇秦約從秦兵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乃游士誇談本無是事今觀戰國策謂齊之君王后事秦謹王建

四十餘年不受兵謂孟嘗君用馮諼之言相齊數十年無纖毫之禍實則齊建日為秦侵削至亡孟嘗亦亡滅無噍類戰國策出於其徒自為之故類張皇欺世如此世之罪秦者謂其廢封建也壞井田也然封建非秦所除井田非秦所壞也春秋戰國以來諸侯之得地者皆縣之則久矣其封建之除也自作丘甲田賦以來諸侯之予人田者或萬畝亦久矣其井田之壞也以德相服諸侯無敢變法易令計不過五帝三代始興之時為然

人亡政息各逞其私自炎帝政衰以相侵伐自此暫定復擾極而至於七雄如蠻猺蠱毒聚衆毒於一器不併滅於一則不止秦特蟲毒之最後死者耳葢自生民以來相生相養相保相聚之天下其弊於此乎極澒洞瀾倒彼自莫知其所以然秦何能除封建壞井田而秦亦烏能久存於六國既滅之後哉

魏惠王問公叔痤病痤薦其子公孫鞅且曰弗能聽勿使出竟惠王謂其言悖鞅果之秦而魏日削策曰此

非公叔之悖惠王之悖悖者固以不悖者為悖愚謂戰國亦何事而非悖哉惠王不能信痤之言固悖矣痤為人父而屬其君殺其子非悖乎鞅為人子而削其父所事之國族非悖乎且史記載鞅為痤之中庶子中庶者官稱非嫡庶之庶也策之所載亦自悖矣戰國之臣惟簸弄其君以竊富貴甚者倚勢於國而取重於人之國又甚者給取其禄而反禍其國或竊禄其鄰以自禍其宗國忠於所事者惟虞卿

國語之文出一手戰國策多脫誤不可曉韋昭注國語簡明高誘注戰國策不全而存者亦未必盡然如天下陰燕陽魏直以燕北魏南南北勢相表裏耳注乃云陰小而陽大誤矣如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韓春勸秦取之以齊秦刼魏此謂魏出齊女而秦取之耳注乃云婦人大歸曰出誤矣如呂不韋謀立秦之質子異人而說太后弟陽泉君曰子異人賢才也注云子異人名語若以子異二字為人之名而不以子字為

公子之子又不以異人二字為公子之名語亦不白矣

柱國見東周第一卷府聚也見秦一注旗以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見秦一注孝己商高宗之子見秦一注三川義陽州見秦二注縟暴背而縟見秦四注末路行百里者必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見秦五注𨳝古伍字見秦五注上舍靖郭君善齊皃辨君之上舍見齊一注猖虛唱之唱作猖見齊一注與國相為黨與也見齊二注曲逆今濟陰縣見齊二注荼與欝雷鬼門二人見齊二注五大夫杜赫説楚取趙楚子之五大夫又魏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其遣環髙吾將仕之以五大夫

又秦使五校大夫王陵伐趙見中山安語助秦禍安移見趙一注埊本武后地字而戰國策與鷃冠子亢倉子皆有之見趙四注接手意猶拱也見趙四注忌下盱夷姓名也魏作于夷見魏一注灓音鸞漏流水也見魏二注前和和謂棺之前也見魏二注孿子雙生也見韓三摩笄山趙以姊為代王妻因飯以食斗尾擊殺代王其姊摩笄自刺白璧玉環也見衛注

吳越春秋

太伯三讓而周興季札三讓而吳亡以季札為賢王季其不賢者乎札周之後也不慕其前文人而區區慕

一曹子臧且闔閭為亂札反為之使晉以覲諸侯之變曾不聞一語諫止何耶吴之有季札猶宋之有公子目夷也目夷既遜位襄公襄公用鄁子諫圍曹諫求諸侯諫楚半濟而不擊又諫襄公雖不用而目夷於宗國之義盡矣札徧憂他國之存亡於宗國獨忘言焉又何耶然則札未得與目夷比其聞於後世者博學耳

子胥之所當讎者費無忌也楚既為之殺無忌滅其家

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世豈有不忠而可言孝者哉夫差不可與言功成不去而強諫取死且屬其子於齊鮑氏以開讒閒者之口又幾於闇者之為何也

吳越春秋紀越王出師次第令人興起於千載之下然多誣誕全類野史如謂湛盧之劒水行入楚如謂公孫聖既死三呼三應如謂天美禹德使百鳥還為民田如謂越絶無祀有人生而言語自稱無余君之苗

裔如謂越之㑃山自瑯琊一夕自來如謂天生神木一夜而大二十圍如謂越女教劒見袁公飛上樹化為白猿如謂子胥之靈能拒越兵以鬚髮射人誣誕至此豈作史垂世之義乎

作膾自闔閭燕功臣始　氷厨越王食處

越絕書

越絕之義取句踐功成能絕人之惡於理既無當矣謂子貢所作又疑子胥所作而所載乃及建武二十八年

何其自為矛盾即其書大抵祖襲吳越春秋而文則雜而不倫矣

史記載楚滅越殺無疆諸侯子爭立於江南而吳越春秋載無疆卒子玉立玉卒子尊立子親始失衆自句踐後立八王皆稱霸徙瑯琊者二百二十四年而徙於吳越絕則謂無疆名之侯之侯子尊尊子親親失衆楚伐之走南止此為不同

檇李（即史記稱雋李）

越五劍（勝邪　巨門　魚腸　純鈞　湛盧）

吳三劒龍淵 泰阿 工布又干將莫耶以鑄劒夫婦姓名稱 金穰出越絶書計倪云太陰三年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毁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凡十二歲一飢

黄氏日抄卷五十二